工人日报 5
WORKERS' DAILY
法治周刊
Legal Weekly
责任编辑:卢 越
新闻热线:(010)84151683
E-mail:grrbly@163.com

受害者讲述:

谁听到我泥潭里的呐喊

□本报记者 卢越

中国2.7亿个家庭中,约25%的女性正在或曾经遭受家暴。大多数的沉默和隐忍换来的是变本加厉的施暴,以及触目惊心的创伤——有的看得见,有的看不见。

今年3月1日,首部反家暴法正式实施。然而,家暴的泥潭里依然有人苦苦呐喊。

葛春燕和晓薇(化名)都曾有过多年的家暴受害经历,她们现在是"白丝带"反家暴志愿者。2013年,"中国白丝带志愿者网络"成立,致力于推动更多人参与终止针对妇女的暴力的运动中来。

讲述人:葛春燕 47岁

21年婚姻里没有被爱

"我1992年结婚,两年后怀孕了。因为家庭经济困难,他并不想要这个孩子,我们为此产生了分歧。没想到,他用非常难听的话来羞辱和刺激我。我先是惊住了,接着,我感到自己的尊严被一层层剥离,最后竟觉得痛不欲生!

那是我第一次遭受他的精神暴力。尽管当时完全没有意识到。

此后他经常因为地没擦、衣服没洗这样的小事指责和谩骂我。为了不换来他更难听的言语,我渐渐学会了"生存法则":不能解释,不能辩驳,更不能反过来指责。

1995年,在生下孩子两个月后,我们终于第一次发生了肢体冲突。

这是我主动挑起的。3年来的精神折磨让我濒临崩溃。他为什么不打我?我甚至希望他痛快地打我!长期的压抑找不到宣泄的出口,那一刻只感觉血往上涌,我冲过去和他厮打在一起,失去了理智……

这以后,肢体暴力在我的家中上演了第二次、第三次……我经常被打得整条胳膊都是青的,他的身上也布满抓痕。

我常常想,为什么他这样对我?我做错了什么?我觉得丢脸,不敢也不愿跟其他人倾诉,也不知道家暴是违法行为,没有报警,只能找娘家人。我父母只是一遍遍地叹气:要是你不那样做就好了。

我也会陷入自责:因为我做得不够好,才会惹他生气。我觉得自己无能、一无是处,但也会疑惑:为什么我在他眼中总有过错?这段婚姻中,我没有被肯定,没有被认同,没有被爱。

2013年加入"白丝带"进行了系统的学习后,我才明白,暴力不是改变自己迎合对方就会自动停止,只要有容忍,它就会继续,并且不断升级。

我渐渐变得焦虑、抑郁、神经衰弱,常常觉得胸闷气短。到后来,我对生活充满了绝望,总是想哭,总是想死。

我不想离婚,因为要给儿子一个完整的家。但如果我早点知道孩子心灵上也受到了很大创伤,我绝不会选择让他在暴力环境中长大。

2015年1月,我终于找他进行了一次深入交谈。一开始他不承认自己言语上的行为是暴力,觉得只是两口子吵架。我把自己搜集的资料给他看,他才逐渐地接受,并且有了反思。从那以后,我们终于有了平等的开始。

现在我通过自学,考取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成为"白丝带"的一名反家暴志愿者。去年,我在哈尔滨老家成立了自己的心理工作室,就是为了帮助更多和我有相似遭遇的家庭。

21年了,我走出来了,但个中艰辛旁人难以体会!我用亲身经历告诉所有受害者:面对家暴,必须零容忍。反家暴法出台了,更要勇敢地用法律保护自己。"

家暴受害者黄芳展示自己的受伤照片。 冯海泳 摄

(图片由腾讯《活着》提供)

讲述人:晓薇(化名) 44岁

我遭受了两代男人的暴力

"1994年,我和父母同事的儿子恋爱了。3个月后,我们领证结了婚。婚后,我遵从丈夫的意思,和他父母一起生活。

结婚前,我就听说了公公对婆婆的暴力:婆婆怀孕7个多月时开始挨打,公公把她推进两米多深的菜窖,好在胎儿保住了。

当时我和丈夫感情很好,心想暴力不是发生在我身上。但很快,我就亲眼目睹了那个场景——公公将婆婆摁住,抓着她的头发往地上撞,婆婆则没有一丝一毫的反抗。我站在一旁,震惊到整个身体都僵硬了。

我和丈夫说起这事,他说:我有这样的父母是我无法选择的命运,既然你和我结婚,就必须接受我的一切。

公公将施暴对象瞄准我时,我刚结婚不久。那天我和他两人在吃饭,他用非常粗俗的话骂儿子只顾工作不顾家,不孝顺。我当时心里很不是滋味,便把碗放下往房间走。

刚走几步,只听"啪"一声在身后炸响,回头一看,碗就紧挨着我的脚,在地上摔成碎片。饭桌旁,老头的脸憋得发红,喘着粗气,瞪着我。他朝我吼:给我回来!

婆婆途中回家,目睹了事情的经过。这个我本以为可以和我结为心理同盟的女人,竟然告诉我丈夫,这件事是我不对,我不应该对公公不礼貌。并且经常在老头面前告我的状,引来他对我的辱骂。

直到我接受了专业的心理治疗后才知道,婆婆的这种行为是典型的"受虐妇女综合征"。因为暴力期后常伴随着短暂的甜蜜期,婆婆用协助施暴者伤害我的方式来讨好公公,甚至刻意引爆战争,来提前进入甜蜜期。

公公的家暴行为呈现出有规律的一个月两次的特点,家庭成员轮流成为施暴对象。他施暴之后是无比诚恳的悔罪,乞求我们的原谅。然后就进入甜蜜期,这期间,他总是加倍对我们好,包揽所有家务。但这样的日子,顶多一周。

后来我一看到老头就头疼。这种疼从头部蔓延到全身,从背部、肌肉到骨头里面都生疼。我控制不住地哭,哭累了睡去,睡醒了又哭。我患了中度抑郁症,吃了整整3年的药。

在丈夫那里,我得不到丝毫安慰和支持。他没有打过我,他只会冲我发火怒吼,责怪我惹他父亲生气,甚至在老头辱骂我后对我实施冷暴力。他不和我交流,那是一种足以令人窒息的死寂。

我不是没有想过离婚,但我的家人劝我再忍忍,撑到老头子死。在我家的观念里,离婚不是一件光彩的事。

我报过一次警。那时反家暴法还没有出台。警察来了以后跟我说,这是家务事,他们也没有办法,让我自己下次注意点。我不明白,我该怎样注意?

2011年底,丈夫提出离婚。这么多年,他也并不快乐。我终于带着18岁的女儿摆脱了那个家。

如果时间重新来过,我不会步入这场婚姻,走进这个家庭。我只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听到家暴受害者的呼喊,用强有力的手,把他们拉出泥潭。"

成都反家暴庇护中心门可罗雀

本报讯 (记者李娜)"在'彩虹之屋'成立的10年间,仅有三十几人来此寻求庇护,且绝大多数在短暂停留后又重新回到仍存在家暴风险的家庭。"4月25日,在四川成都市妇女维权救助中心为家暴受害者提供庇护的"彩虹之屋",负责人罗莉如是对《工人日报》记者说。

今年3月1日,反家暴法正式实施,其中明确要求县级或者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可以单独或者依托救助管理机构设立临时庇护场所,为家庭暴力受害人提供临时生活救助。

阿娟(化名)来自四川边远农村,婚后常常遭到丈夫无端的拳脚相加,不堪忍受的她只好逃进城里打工。今年3月初,丈夫找到阿娟要带她走,言语冲突后再次大打出手。匆忙逃离的阿娟身无分文,只好来到"彩虹之屋"寻求庇护。

2006年,成都市救助站与成都市妇联联合设立了成都市妇女维权救助中心,为受家暴妇女提供10天临时生活救助,包括提供心理抚慰和法律援助。"彩虹之屋"则是专为她们准备的庇护场所,意在"希望家暴受害者能够雨后见彩虹,未来的生活越来越好"。记者在"彩虹之屋"看到,房间内饰温馨,电视、梳妆台、储物柜和日用品都一应俱全。

几天后,阿娟丈夫找到救助站要接阿娟回老家。"她没有过多犹豫就跟着走了。"救助中心在要求其丈夫写下不再家暴的保证书后,只好"放行"。"当事人没有自主求助的意愿,说到底又回到了'清官难断家务事'的尴尬。"救助站社工钟静遐说。

罗莉感慨道:"不管来的时候多么无助狼狈,一阵风波过去,她们就又回到循环往复的生活。让她们做出与过去一刀两断的抉择,非常难。"

"遇冷"的不只是四川的"彩虹之屋"。反家暴法实施以来,不少针对家暴受害者的救助站随之成立,却面临寻求庇护的人数并不成正比的尴尬。记者查询发现,长沙家暴庇护救助中心成立一年多未有人入住。而运营较好的徐州市家暴庇护中心,平均每月只有6人入住。贵阳反家暴庇护中心成立两年多仅接收15人。

"受'家丑不可外扬'思想的影响,大多数受害人对家庭暴力不愿曝光或不敢曝光。而受害者一旦采取容忍态度,施暴者便更加为所欲为。"四川省妇联维权部部长周光朕说。

有专注于反家暴领域研究的学者认为,当前反家暴法的出台在为家暴受害者提供有效保护方面已是巨大进步,但也应看到家暴问题并不是一部法律、哪个部门和个人能够解决的。想要让反家暴真正从法律照进现实,必须在全社会范围内达成"家暴非私事而是'公害'"的共识。

看见瘀伤有多难

□本报记者 张翀 通讯员 高翔

3月1日反家暴法出台当天,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司法鉴定所反家庭暴力鉴定中心成立。截至五一假期前,44人来到反家暴鉴定中心申请鉴定,鉴定出伤情的仅12人,不到申请总人数的一半。

邹敏(化名)是唯一一名鉴定为重伤的申请人,她被继父用刀刺伤胸、背部。更多的受暴者则无法鉴定出伤情。由于发生房产归属争执,王大爷老夫妇俩今年2月初遭到女儿殴打,并当即报警。警方建议他们到医院进行司法鉴定。受伤12天后,两位老人来到中南医院。王大爷老伴被鉴定为"轻微伤",王大爷身体部分瘀伤已经消退,被鉴定为"没有受伤"。

对此,中南医院反家庭暴力鉴定中心副主任鲁植艳感到很是遗憾,"由于'家丑不可外扬'的传统观念,更多受害者选择了隐忍。走到报警、打官司这一步时已经是忍无可忍,而此时才想到做伤情鉴定,往往会丧失固定证据的时机,给鉴定带来困难。"

隐忍带来的是家暴事件的不断增加。2015年武汉市妇联接受的家暴咨询为230人次;根据武汉市公安局110指挥调度中心提供的数据,2015年该市家暴接警数为7473件。

还有不少人对家暴的界定存在认知的误区。"有关调查表明,50%的受访者认为只有殴打、伤害致死、虐待等身体暴力和性暴力才是家庭暴力。"鲁植艳表示,侮辱、冷落、言语刺激等家庭冷暴力也是反家庭暴力鉴定中心的内容之一,需要心理医生进行心理辅导,帮助受害者走出阴影。

在致力于反家庭暴力的人士看来,树立正确的认知,是正在经历家暴之苦的人们目前最需要破解的难题。在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反家暴鉴定中心申请鉴定的一位婆婆,遭遇家暴已经有20多年。此前,她虽然到处诉说,希望寻求帮助,但总被当做"家务事"来调解。

随着首部反家暴法的正式实施,全社会观念转变的大门被打开。在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反家暴鉴定中心,家暴鉴定已经不再像以往一样需要公安机关出具证明文件;而针对目前尚未鉴定出伤情的人士,该中心逐一建立了家暴档案进行登记,一旦他们再度遭遇家暴,可以立即调档并案处理。

扎根国防科研第一线的高级工程师

——访广州宏晟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兼技术中心主任罗新华

"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是罗新华的座右铭,科研现场、生产车间是他最喜欢的地方。常年奋战在国防军工科研生产第一线的他,近年来主持和组织的科研项目及成果转化年均10个以上,不但促进国防军工行业、企业大跨步前进,部分还填补了国内空白。目前罗新华是广州宏晟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技术中心主任。2016年,他荣获广东省五一劳动奖章。

技术人员出身的罗新华对技术研发的工作十分投入,很多时候他要在没有前人理论的基础上进行研发。在从事的专业技术尚未形成实际的专门学科,缺少具有真正指导作用的书籍资料的情况下,罗新华在做好自身科研、管理工作的同时,花费大量精力做好传、帮、带的作用。在罗新华的精心培育和带领下,公司技术团队逐渐成长和成熟起来,科研成果等获得多项国家奖。

(唐丽 蔡燕株 姚文军 刘友婷)

罗新华(左一)为技术人员进行指导

南粤劳模风采

"看着别人用自己的产品很有成就感"

——访深圳TCL工业研究院有限公司云计算部技术总监冯万良

26年来冯万良一直从事电视行业,从电路、编程到显示工艺、再到整机制作,他都研究得很精深,现在他是深圳TCL工业研究院有限公司云计算部技术总监。"看着别人在用自己做的产品会很有成就感,很自豪。"冯万良笑着说:"做研究一点也不枯燥,我从事的是工程化的研究,做实验远远多于纯研究理论,每天都能接触到不同的新东西。"

冯万良是生活的有心人,他认为做研究需要新想法,因此团队之间常常会头脑风暴,交流想法,希望能碰撞出创新的火花。他总会抓住生活中的一些不经意的细节,并将它们与自己的专业结合,转化成待研究的问题,甚至技术点。

冯万良的动态背光专利获得2011年国家年度专利金奖,此系列专利,除了在国内电视行业规模使用外,也授权给日本瑞萨芯片公司、台湾普诚公司。此外,他将带领团队持续为公司转型努力,准备开发智能家居(物联网平台),使所有TCL产品均智能化;这个平台将开放平台、开放接口、开放服务等,服务整个社会,牵引整个产业快速进步。2016年,他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刘友婷 聂燕梅 蔡燕株 姚文军)

冯万良(左二)与团队成员交流

待乘客如亲人 安全驾驶每一秒

——访佛山市汽车运输集团有限公司客运分公司大客车驾驶员叶连章

叶连章是佛山市汽车运输集团有限公司客运分公司大客车驾驶员,在20年的驾驶生涯中,零违章、零事故,安全行车150万公里。"乘客上车时,就把生命交给司机了。"将心比心,他愿意把乘客当成亲人。他笑着说,大巴车好像自己的老婆,每天对着车的时间多过对家人。他每天收车后都会对车子进行清洁,定期维修,由于他的用心管养,开了8年的车看起来却像只开了两三年的新车。

对他而言,乘客是亲人一般的存在。有一次开车途中,车上一打工妹突然脸色发青,大喘着气喊肚子痛。叶连章拿出风油精为乘客按摩太阳穴。可不见好转,叶连章迅速在征得车上其他乘客的同意后转道送生病乘客去医院。"到了医院门口,她已无法下车行走,我背起她就往急诊室跑去。"挂号交钱拿药,叶连章一一办好后,嘱咐医生照料好乘客,便赶回大巴车,因为满车的乘客还在等待着他。

在他的车厢中,常备一个急救小药箱,工作多年,得到他帮助的旅客不计其数,他待客热情、乐于助人的品德深受旅客的赞扬。2015年,他被评为全国先进驾驶员称号,2016年荣获广东省五一劳动奖章。

"遵章守法"是他开好安全车的第一步。他坚持文明驾驶,从不开英雄车、斗气车,不超速、不超载。"谨慎驾驶"也是他良好的驾驶习惯,他说:"开车要有平常心,放下心理包袱,遵章守法,放松心情,安全就会常伴你身边。"

(蔡燕株 黄诗琦 刘友婷 姚文军)

叶连章帮助老人上车